

微溫的下午，病房沾染上橙黃色的溫暖色調，我身著白袍一如往昔走在長廊上。20B，一個乳癌病患，做過三次化療，我在腦海中稍微瀏覽病患的資料，一邊走進病房。我拉開淺綠色的帷簾，一個婦人坐在床上，臉向著窗外。這場景意外得肅穆莊嚴，或許這溫煦的暖陽為此增添不少氛圍。這婦人的面容略帶幾分倦色與蒼白，病服穿在她身上顯得有些寬大，帶著一頂略帶宗教色彩的帽子，可以預見的帽子下毛髮恐怕已被化療藥物給奪去。但最讓我在意的恐怕是他的嘴角，如新月般得微微往上彎，一種似笑非笑的薄唇顯得滿意而舒服的狀態。

“醫師，一個不錯的下午，不是？”他突然出聲到，我突然間被拉回現實，稍微整理一下腦袋趨前。

“是...是阿，很溫暖。覺得還好嗎？”

“還不錯，不只是身體也包括心情。”他對我淡淡微笑著。

“那我稍微做一下身體檢查喔。”我把聽診器從口袋掏出打算進行心音與肺音的聽診，他對我點頭示意。我望向他的胸前，卻看到一個十字型墜飾，愣了一下。

“在意這個嗎？”他拉起了墜飾搖晃著，我有點不好意思的縮了一下。

“...有點好奇。”

“你相信有神嗎？醫生”出乎我預期的問題再度讓我愣了一下。有點老梗的問題從病人口中脫出顯得有些新穎。

“...我不否定祂的存在，但是我其實不太相信。”

“預料之內呢！”她的眼睛如同嘴角一般微笑著，直視著我。這次我有一種被牽著鼻子走感覺。

“為什麼呢？”

“你看起來是那種很典型不相信有神的人啊！聰明而有自信，不曾見到自己軟弱一面，光鮮亮麗的活著。”

聽起來應該是值得令人高興的吧？不過我實在很在意那句不曾見到自己軟弱一面，我討厭軟弱，不管從各種層面上來說。

“那你相信嗎？”

“我可是堅信不移喔。對我來說這是我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”她燦笑著，彷彿訴說自己英雄事蹟一般的得意。

“是嗎？那真是不錯，有信仰是件好事呢。”

“你還真奇怪，不信神但也不否定或質疑。好像怎樣都好呢！”

“我不會質疑人家心目中的神，況且宗教裡的神也是不可檢驗的不是嗎？一旦不信也無從檢驗起。既然沒有證據我也無法否定。”

“真是科學的想法。但是我沒想這麼多，我只是單純得想相信，想相信人們，想相信這世界，想相信上帝。”我一時語塞了，只是看著他，這種莫名的力量，不知是天真還是純潔，我覺得我再說甚麼都顯得有點褻瀆了這瞬間。就在這時候，

我看見他眼角擰出了些淚，沿著臉頰滑落至下巴。這時的我心中有點慌，於是呆呆地愣在那。

”不...不好意思...”他抽出了衛生紙試圖將淚拭淨，但還是會有些新的淚禁不住得流了出來。我不太會說安慰的話，甚麼也沒說，我能做的只有默默得站在那。這時，時光彷彿停止流逝，我感到有點坐立難安。但我甚麼也沒講，我緩緩伸出了手輕拍了肩膀並搭上，她抬起頭看著我，仍然有兩道淚痕懸掛在略顯蒼白的臉頰，我吐不出甚麼話，試圖用拙劣的肢體語言取代我沒用的舌頭。她垂下了頭，寬大的衣服掛在瘦弱的身體，衣角垂吊著更顯得落寞。

”我...我怕我無法繼續相信下去...，很愚蠢對吧？虧我還敢自稱堅信不移。”她稍稍搖晃著腦袋，我看不到她的表情卻想得到那無奈的笑容。我為我自己的嘴唇感到自卑，此時想要張嘴卻如同被訂書針掐住一般，難以開口。

”我有點...有點快受不了，我開始懷疑，天啊，我.....我...我竟然開始懷疑.....”她手緊握著十字架，雙手緊握，低著頭緊閉雙眼。

”原諒我.....原諒我.....”她口中唸唸有詞，緊閉的雙眼更將眼淚擠出，肆意得流著。我不想，也不敢打擾這一刻，僵持著身軀，但希望搭著她肩膀的左手能夠傳些體溫給她，給她一點信心，那怕只是一點點。

就這樣的狀態持續了約莫數分鐘，抽涕聲漸漸平息，緊握的雙手也鬆緩了下來。

”真抱歉...讓你看見我這樣.....”她對我露出一個苦笑，他的淚停止了流出，但淚痕尚未乾枯，此時她的面容顯得突兀，但突兀得很美麗、很有力量，

”沒關係.....”語言枯竭的我經過了數分鐘擠出了這句話。我再度拍拍她的肩膀，將手抽離，轉過身去，我舉起了右手背對著她揮動著。

”要有信心.....就算在沒有神的世界，我也會為你祈禱.....”

我頭也不回得向門外走去，只聽到背後傳來微弱而遙遠的聲音。

”謝謝.....”

我會試著祈禱，就算在這沒有神的世界。